

第七屆兩岸文化交流研習營 心得報告

蔡妙坤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兩岸文化交流研習營」，衷心地期盼能有第八屆。（照籌備的邏輯推算，若真能有下一屆，地點應該是在北方。曾有對岸的友人告訴我，「沒有來過西北，就不算是真正的到過中國！」如此描繪出的「中國」圖像是很動人的。我們有好幾位學友都在期盼著下一屆成真，屆時一定會用盡心力地填寫報名表。）

參與營隊的經驗對我的學術生命有著深層的撼動力量。營隊結束後，有幾件事情能作為明證。一，我對於微信的依賴已經遠遠的超越其他的通訊軟體。其中歸功於學友後續在情感上的聯繫及學術資訊上的分享。此外，我也和幾位學友成立了「壯游」小組，旨在進行思想史方面的交流與討論。二，我在中研院借閱書籍的圖書館，從歐美所、人社中心所屬圖書館（廣泛地收錄歐美地區最新出版的英文書籍）「流動」到近史所、民族所及傅斯年圖書館等。這些活動足跡上的轉變，在某方面象徵了我作為一個學術研究者，在視野上、懷抱上，以及自我定位上的轉化。

而此種流動的意義又非依憑偶然性可得到解釋。其實在我報名研習營之前的階段，一直在省思作為一名中國哲學的研究者，究竟該如何自我定位的問題。而此問題成為一焦慮之來源，主要可從兩方面稍加論說：一是中國哲學作為「學科」在本質上妾身未明的問題。「哲學」作為一個學術體制內的學科，一直到七十年代在萊頓的漢學研究單位中，仍有人提出「中國哲學合法性」之問題，質疑中國之固有文化及本有之思維是否足以承擔「哲學」作為一具有主體性之學科。爾後仍有華人學者陸續以各種觀點捍衛「中國哲學」之正當性。反之，以此問題不足為懼的當代學者，或援引西方哲學的概念及思維框架，或直接採取比較研究的進路。而以上進路所遭遇的問題是，具有中國史觀的思想研究缺少了「哲學」，抑或是哲學中缺少了中國內部的「史」觀。另一方面，當哲學研究者過度執守於哲學本位的學術話語，則往往容易掉入以哲學為自足語言的陷阱，而忽視了哲學語言在解釋中國本有的思維型態及文化脈絡上的不足甚或貧乏。這樣的現象直接反映我在近期所好奇的學術問題，即上古時期的人文思想之起源為何之問題。初步地反省了學界所提出的解釋，對於上古思想如何從原初或原始的巫術文化過渡到人文禮制的開出，「理性化」或「啟蒙」作為解釋上所無法避免且需要的概念，從細部檢視之，似乎仍需再發展出親合於中國文化自身的，對於理性化及啟蒙如何可能

及如何發生之說明。意即，從一個文化比較的觀點，一個普世的理性化或啟蒙過程並不是首要的選項。

但身為一名中國哲學研究者，究竟對於文獻必須把握到何種程度，才能應合我在研究上的企圖呢？學界對於文獻方法上的要求，從「二重構造法」的提出，進而有「三重構造法」與「四重構造法」的進路。此次在營隊中所接觸到的、所受薰陶的專家領域，包含文字學、物質文化、考古學、思想史、文學戲曲研究，到歷史人類學等領域，不但刺激我的思維，也引發我對於多視角研究上的好奇與渴求。具體而言，我深信由此引發的刺激與好奇，對於我在處理上古人文思想起源的問題，能夠帶領我進入更深且具廣度的文獻探索。這不啻為一種對於自身的學術生命的再鍛造工程。

在營隊所規劃的課程中，啟發我此種懷抱的師長許多。於此，限於篇幅僅列出兩位師長作為抒發。首先，鄧淑蘋老師在介紹她以玉器形制為基礎所做的上古物質文化之研究時，曾提及以下兩點。一則她在介紹各式玉器時，曾展示一枚玉人，其形象乃為闔眼而腹部自然隆起狀。此種形象對應於我自身習練太極拳之經驗，乃是早期文明對於「氣」的具體表象，並且展示了「以吐進納」的身體觀。若欲深究之，則「氣」作為宇宙間萬有之共構能量，於身體中如何運作以及此運作與宇宙大全之內在關係為何都頗耐人尋味。除此，她又提及如何於研究過程中，由接觸到具體的玉器，從而真切地與上古制作此器物的人產生連結從而感應到當時的時空情境。而在以戲曲史為關懷的文學研究中，胡曉真老師展示了對於文人的「游」的活動及記遊之考察，從而開啟出以文學地理為基礎的探索，由此企圖開啟戲曲史研究上的新契機。其中，顧彩作為一名幾乎被歷史所遺忘的明朝遺民，在自身有限生命所經歷的壯游過程中，提供了探索中原文化與邊疆多民族容美土司的文化交際之入口。胡老師所追問的，此「壯游」的終點為何，以及背後人文歷史中交錯或彼此交織的顯性與隱性文本之間的關係，都需要哲學與文學上的想像。她的追問引領我進一步探索「華」「夷」兩文化範疇在明清之際的複雜內涵。最後，營隊所設計的種種田野考察最終激發了我對於歷史的一個好奇，即明朝的終結如何可獲得合理的解釋之問題。我從思想史角度為起點，進而接受了社會史經濟史等面向的解釋，近日又接觸到一個更為廣大視野的「世界史」角度之解釋。種種視角所提出的解釋，各有其知識基礎及邏輯上的推演，從而有不同的解釋力。而種種的好奇將在我的學術生涯中繼續扮演推動的力量。